

珍藏版

断  
刃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断 刃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柳残阳 近照

柳残阳先生，本名高见几，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，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，风靡海内外，享誉极隆。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。其作品功力深厚，构思奇巧，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，浪骇涛惊，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，鸟倦虫潜。读过一部又一部，部部精彩绝伦，品过一回又一回，回回妙趣横生，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，欲罢不能，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“追柳族”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：“不看金、古、柳，枉在世上走！”此言甚是。

责任编辑：葛佳映

封面设计：田 斌



## 内容简介

大镖客沙成山尽得其师正果老人真传，从而独步武林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江湖中人人敬仰的“武林老爷”秦百年，看中沙成山的超群武功而加以利用，巧施计谋，引起了沙成山与武林各派之间的血腥大战……

几经风浪，沙成山终于识破秦百年和江厚生的阴谋，同易容大师“千面老人”扁奇配合，并说服武林各派，到龙腾山庄救出地牢中被囚之人……

当秦百年、江厚生决定实现其称霸武林的野心时，他们向天下英雄遍发武林帖，要召开武林立盟大会，威逼众人立他为盟主。在最后时刻，沙成山终于说服感化了几路英

雄，共同粉碎了秦、江之流的阴谋。沙成山带着丘兰儿、方小云和儿子，连同义父扁奇老人，直奔雁荡山。那里是沙成山从师学艺的地方，那里的山洞中安放着重果老人的遗骨，那里有如世外桃源，那里将成为沙成山一家遁世后的归宿……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.....  | ( 1 )  |
| 第二章 .....  | ( 29 ) |
| 第三章 .....  | ( 45 ) |
| 第四章 .....  | ( 65 ) |
| 第五章 .....  | ( 85 ) |
| 第六章 .....  | (109)  |
| 第七章 .....  | (125)  |
| 第八章 .....  | (140)  |
| 第九章 .....  | (157)  |
| 第十章 .....  | (173)  |
| 第十一章 ..... | (192)  |
| 第十二章 ..... | (205)  |
| 第十三章 ..... | (211)  |
| 第十四章 ..... | (237)  |
| 第十五章 ..... | (253) 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六章 .....  | (269) |
| 第十七章 .....  | (288) |
| 第十八章 .....  | (306) |
| 第十九章 .....  | (321) |
| 第二十章 .....  | (347) |
| 第二十一章 ..... | (370) |
| 第二十二章 ..... | (385) |
| 第二十三章 ..... | (401) |
| 第二十四章 ..... | (416) |
| 第二十五章 ..... | (419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(140) ..... | 章八第  |
| (157) ..... | 章九第  |
| (173) ..... | 章十第  |
| (193) ..... | 章一十第 |
| (202) ..... | 章二十第 |
| (211) ..... | 章三十第 |
| (237) ..... | 章四十第 |
| (223) ..... | 章五十第 |



## 第一章

清晨——

空气中有一股窒人的酷闷，深吸一口，肺腑之间都会被那种火辣辣的味道刺激得如蒸似烤，但却也无可奈何！

掩来一片薄雾，更增添不少窒息感，显然又是一个秋老虎肆虐的日子。

沙成山业已奔驰在路上，东方刚刚剥白他便登程了。

沿途行来，都很顺利，他预料应该可以在推算的日程内把东西送到货主之手。

铁蹄掀起一溜黄土飞扬，穿过薄雾望去，宛似一条蠕动的黄龙。马背上的沙成山有些冷漠，在周遭轻纱似的氤氲飘渺中，他的心境也似同雾一般的含着一些迷惘！

沙成山，嗯！三十出头吧，或许三十不到。他面色有些苍白，眼眶透着一股子疲乏的意味而略显内陷，鼻子尖削而显得双唇倒有些厚实，四周的胡茬子泛青，青得有些像是涂上去的颜料，一袭青衫被洗得显出斑白来。乍一看，他连骑马也不够格，倒有些落魄潦倒！

然而，他是沙成山，因为沙成山便是这个样子——江湖镖客沙成山永远就是这副潦倒消沉模样！

风吹拂着他蓬乱的头发——一根青布带，不能完全牢系发丝，有不少头发便飘扬起来了！

前面有个急转弯，绕过那条坡道便是一条浅浅的沙河。大榕树坡有家野店，是个打尖吃饭的好地方！

沙成山拍马疾驰。就在他刚刚绕过那个弯路时，突然一团黑影子，不及收缰，便听得“哎呀”一声尖叫，紧接着黑影抛掷，一分为二，已听得官道两旁发出“啊啊”凄叫！

怒马人立而起，沙成山马背上倒翻一个筋斗，一招“平沙落雁”，十分利落地落在一个少女身边，急切地道：“真是对不住，是我一时收不住，撞翻二位了！”

路的另一面，被撞得溜地滚在路边的是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子，他张着大嘴巴，犹似岔了气的喘息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的孩子……”

此刻，这个看来十八九岁的大姑娘，左手支撑，龇牙咧嘴地缓缓歪着身子，好大的一双眼睛瞟向沙成山，扭动腰肢走过官道，她喘息道：“爹，你可是伤着了吧？”

瘦老头儿单掌撑地欲起，旋即“哎呀”一声又趴在地上，他神情沮丧地说：“我的腰，啊！”

双眉紧皱，沙成山道：“老丈，在下万分抱歉，不小心撞翻二位，你老伤在哪儿，容在下看看！”

瘦老头儿怪眼猛的一翻，旋即又是一声“哎呀”，道：“你这人自己有马骑，哪管行路人安危，我……啊！”

沙成山无奈地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虽是莽撞，却也是无

心之过，一大早……”

沙成山话未完，满面愁苦，半身灰尘的少女抢白道：“你说的可轻松，撞翻在地的不是你，是我们，我们应该被你撞倒，是吗？”

沙成山一怔，旋即摸出一锭银子托在掌上，道：“二位拿了银子到附近镇上找个郎中诊治，算是在下一点补偿，我还有急事待办！”

少女伸出葱也似的嫩手一推，叱道：“谁要你的银子，我们不稀罕！”

一旁，直喘大气的老者沉声对少女道：“不可无礼！”

沙成山收起银子，十分歉然的道：“在下能为二位做些什么？只要不太耽误我的事情！”

又喘了一口气，老人疲累又痛苦的道：“这位老弟，你也看见了，我父女二人被你这怒马撞得走不动路，业已只剩下喘口气的力气，万幸你的马没撞散我这一身老骨头。你有银子我不要，只求你把我父女送一程，找个郎中之后，你自去，我们不罗嗦你！”

沙成山见老人如此可怜兮兮地要求，遂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，这种情况之下，便再有急事，也得先把二位送到镇上。不过，我话说在当面，只能送二位到附近镇上，多一刻我也不能留！”

连连点头，老人似是无限感激的道：“一定，唉！这也不能全怪你，如果是条直路，便不会发生这种事了！”

沙成山拉过马来，伸手一让，道：“老丈，你同这位姑

娘先上去坐好！”

翘起屁股扭着腰，姑娘走近老丈身边勉强伸手去扶持。老人伸手撑地，旋即“啊”了一声，一张老脸已经泛赤。他颇为窘迫地喘道：“全身刺痛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姑娘也立刻痛苦地侧脸望向沙成山。她并不开口，但那双幽怨而又痛苦的眼神中，已经流露出她心中所想的，沙成山当然知道！

含着漠然而又淡淡的眼神，沙成山心中却在想——这姑娘长的可真秀丽，虽然如今一副狼狈模样，却依旧掩不住一种灵逸娟秀与姣俏的韵味！

不自觉的，沙成山抛去手中缰绳，缓步走近老者，道：“为了赶路只得三人合骑一匹马。我先抱老丈上马，你的女儿便只得搂紧我的腰坐在后面了！”

老人忙点点头，道：“你怎么说，咱们就怎么好。老弟台，辛苦你了！”

沙成山双手托起小老头，他双肩稍晃，人已腾空而起，干净利落之极的稳稳坐在马鞍上，低头对姑娘，道：“来吧，拉着我的臂，我把你扶上我身后面！”

姑娘痛苦地点点头，她双目中流露出令人难以理解的眼神。

沙成山还以为姑娘在生自己的气，只见姑娘的双手——纤纤的玉手已紧紧的抓牢沙成山的左臂！

于是，变化便在这时候发生了。

就在俏丽的姑娘腾身借力往马后跨跃而人尚在半空的

时候，薄雾中一把蓝汪汪的半尺短刀便自沙成山的后上方猝然劲急的刺来！

几乎不分先后，那个原本痛苦不堪的干瘦老者，也骤然闪缩，他双肘猛的往后顶撞，两把短刀已自腰间拔在手上，刀身泛青，显然也是淬了奇毒！

变化是如此突兀，且在如此接近的距离中，情势上的险恶无可言喻，甚至，沙成山连思考的能力与时间也无有，反应的本能便全凭直觉，当然也是一种经验所累积！

沙成山在左眼余光中发觉身后上方的刀芒展现，令他毫不思索地把左臂又往马下摔去，因为少女的一刀显然要置自己于死地！

在此同时，沙成山暴睁双目，千钧一发中他喝叱如旱地焦雷，右手猛的拍出，随着他的掌势，缠在右腕上的“银链弯月”，毒蛇出洞般的寒芒炫闪，老人首先怪叫着抛洒一溜鲜血，摔身斜飞出三丈外，双刀一横一竖，双目迷惘惊愣不已！

少女左手抓得紧，未被摔落在地上，但她尖刀刺空，一扭腰肢便落在马后面！

真的可惜，至少在少女的心中是如此想法。如果自己随便在敌人身上刺戳一刀，丰硕的战果仍是属于自己的！

“银链弯月”反力道劲射，那少女尖叫一声，后颈连着肩背，便立刻赤滴滴的冒出鲜血，这一下真正是显露出一脸的痛苦之状！

“银链弯月”“噌”的消失不见，沙成山身形拔空而起，

空中倒翻两个空心筋斗，挫着钢牙挺立在地上！

沙成山那双微陷而似深邃的双眸煞气毕露，他注视着老人左后肩头被豁开来的半尺长血口子，面色冷酷的道：“世道艰险，变化越见诡异，千奇百怪的坑人花招，越来越见新鲜，也更叫人防不胜防了！”

他一顿又道：“二位以为这样就能把沙某摆平？”

老人拚命挤出个干笑，道：“姓沙的……好小子，你是寿星老干儿子，忒也命大！”

沙成山重重的冷哼道：“老头儿，我的命大，只怕你的命就不长了！”

面色狠毒阴鸷，老人尖刻的道：“接下这笔生意，姓沙的，我们当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便真的拚了老命，你大概也活不了多久，因为你身上带的那玩意儿非留下不可，它——太重要了！”

沙成山嘿嘿一声笑，道：“多少银子能买动你们玩命？是谁又必须要我护送的东西？”

凛然一晃双肩，老人道：“姓沙的，你也是杀手榜上有名号的响字人物，怎么问起这话来了？我们会说么？”

缓缓的望了少女一眼，沙成山道：“你们并非是父女吧？如果是的话，你们父女之间的情感也太淡薄了！”

少女一怔，叱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沙成山再嘿嘿笑，道：“姑娘，你爹在流血，你难道不加以关怀的扑过去照顾？”

他忽然指着老者又道：“你女儿挨的一刀不轻，你连眉



头也不皱，这难道会是一对相扶相持的父女？”

老人狂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果然猜对了！不错，我们并非一对父女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！”

沙成山立刻接道：“杀我的心愿？”

重重的点点头，老人道：“不错，只有杀了你，方能拿得我们必须夺的东西，也才能达成我们应该达成的任务！”

沙成山耸耸肩，道：“可是，二位已经失去杀我的绝佳机会了！”

老人忿怒的道：“是的，我们确已失去搏杀你的机会，但我们会退而求其次，因为你不会就此拍屁股走人，你还会以你一贯的杀人作风向我们报复！过来杀我们吧，沙成山，在杀我们的过程中，赌一赌彼此的造化吧！”

沙成山冷然一哂，道：“义愤填膺并不能增长丝毫功力，悲观论调徒然暴露自己的弱点。老头儿，如果我不杀你们呢？”

忽然哧哧一笑，老者道：“想以我们的生命来做某一桩一厢情愿的交易，你是这么个盘算？”

沙成山咬着牙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双目一紧，老人低哼一声，道：“别用死亡来威胁人！不错，天底下是有许多人惊悚于死亡，但那是别人，而非我！沙成山，你听清楚了，我便是视死如归者！”

双眉上扬，却也充满了杀气，沙成山干瘦的面皮微见跳动，他淡淡的道：“死亡是一个无奈何的人生终点。如果

真的降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，充其量换得一声浩叹，腿一蹬，眼一闭，便承受着上苍的安排瞑目九泉。而我——沙成山所能给予你的死，便大为不同，因为据我的经验，江湖上还未曾有人能不在我的手段之下低头，不在我的手段之下发出那种原始野兽般的嗥叫凄嚎！”

猛咽了几下口水，老人狠狠的道：“沙成山，你休想吓倒我老人家，你吓不了我的！”

身形稍稍移动着，沙成山道：“你仍然有考虑一下的必要，老头儿，千万要斟酌！”

老头儿也在移动身子：“接下这桩买卖的时候，我老人家便已经再三考虑过了，此时自无必要！”

沙成山哧哧一声笑，道：“年头是变了，如今江湖上的新秀，又有几人能如同你老兄如此的慷慨赴难，视死如归？似此情景，娘的，早就撒鸭子了！”

他一顿，又道：“老头儿，我沙成山为你的这种勇气而喝彩，万望露一露尊万，留个名儿万古存，如何？”

老头儿轻摇着头，道：“无必要吧？”

沙成山深深的直视老者一眼，道：“干上替人操刀的杀手之流，而又能活上如同你老兄的这么一大把年岁，在我们这个圈圈里，你应该是‘响’字号人物，怎么我沙成山却一直想不起来？”

老头儿嘿然的道：“你妄想套我的口风，沙成山，我不吃你这一套！”

冷漠的流露出慑人目芒，沙成山道：“从开始，我对二

位的设计相当期许。实际上你二人并未被马撞伤，设下的陷阱是成功的，但你们操之过急，急于成功而忽略了我自始便对二位加以注意，因为我的作风便是对任何事物概作两面看法，是真是假，便极容易被我所察觉！”

少女突然尖声道：“难怪你不为我们所乘！”

老人大叫起来：“沙成山，对你这种人，我们谁不是处心积虑地要除掉你？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恶魔，一个刽子手，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嗜血狂。今日你走狗运，但别忘了，前途尚有许多你料想不到的人物在等着侍候你！”

沙成山立刻接道：“所以我要弄明白，是谁如此这般的一定要取我的命。老头儿，你不说没关系，我自会找个会说话的人问，相信并非每个人都似你这般‘视死如归’……”

面孔上肌肉跳颤不已，老人厉吼道：“你做梦，沙成山，你在作白日梦，你到死也将不会明白……”

沙成山看了一眼少女！

满头乌丝飘散，半身沾了灰土，那一刀似是极有分寸而使她在这一阵调息中又缓过劲来，然而，从这少女的面上表情，可以猜得到对于这次任务的失败，将遭致的恶劣后果是如何的令人心悸，至少眼前便得面临一场残酷的搏斗。

因为，她与老者合伙欲谋杀的人才真正惯于谋杀的大行家，也是道上令人闻名丧胆的大杀手。一旦姓沙的横下心，江湖便无风三尺浪，谁都会晃荡上一阵子！